

看盡繁華 只想擁抱大自然

2014-05-13 林嘉敏 報導

8+1



走進竹北客家文化園區，彷彿從一個繁華鬧市中，驟然闖進了一個寧靜的小鄉村裡。在這裡，人們注意到一個散發著清新氣息的客籍作曲家——陳永洵。陳永洵出生於一九五六年關西鎮的南門鎮，上天賦予他客家人的身份，也賦予了他音樂的天份。從小在農村長大的他，每天可以在寬闊的樹林裡與那清澈的溪水一起唱唱歌，培養了陳永洵熱愛大自然的那份情懷。再加上他的家族都很喜歡唱歌，在祖父母、父母的潛移默化下，客家民謠、山歌成為他小時候的回憶，也激發了他對音樂的熱情。

陳永洵在十三歲時告別了這美麗的大自然，到了繁華的台北唸書。高中時期陳永洵開始摸索吉他，也踏上了他的創作生涯，讓他的音樂才華慢慢表露出來。



陳永洵用那雙寬大的手，訴說著一番又一番的回憶，也訴說了他對音樂那份深情。(攝影/林嘉敏)

「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」

經歷了年月的轉變，陳永洵厭倦了台北繁華的生活，遂移居到台北縣的三芝鄉。「直至三十七歲的時候，我才知道自己的路該怎樣走，原來我喜歡住在鄉下。」大自然淡淡的生活果然很適合陳永洵，散居在台北的家人，也逐漸返回這樸實的大自然裡，與陳永洵一起生活。

與家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喚起了陳永洵的童年，喚起他對原鄉的情懷，也喚起他對母語的依戀。再加上他在音樂上的造詣，使他能夠用指尖彈出一首又一首動人的旋律，也能用最熟悉的語言，吟唱出一首又一首感動人心的客家歌曲。他的歌曲，彷彿就在訴說一段又一段的故事，讓每個人都能夠返璞歸真，回到童年時美好的時光。一九九七年是陳永洵一生的轉換點，在上天的安排下，他遇上了在客家電台擔任主持工作的鍾仁嫻，開始在電台播放他的創作歌曲，讓他得到更多人的認同。於是繁重的生活再次降臨，寫歌、演唱、錄音全然佔據了陳永洵的生活。慢慢地，他又厭倦這種生活了，率性的他便決定再度遠離這些繁囂的生活，對他而言，他還是喜歡最初的時候，那種擁抱大自然的感覺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他有空的時候就泡泡茶、釣釣魚，享受一下悠閒的生活，想寫歌的時候就寫歌，想休息的時候就休息，不像那些為寫歌絞盡腦汁、疲於奔命的歌手。「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。」他堅定的眼神，彷彿已經看透了世界。

期待組客家兒童合唱團

陳永洵曾經在峨眉居住過一段時間，他發覺在客家庄的小孩幾乎忘了客家話的存在，基於對母語的熱忱，因而組織了峨眉兒童合唱團，寫了一首又一首的客家歌，推出了《下課啦》這張專輯，歌曲裡盡是溪水、高山、白雪、植物，這些都是都市人沒法接觸的經驗，陳永洵卻用歌曲把大自然鮮明地呈現在他們眼裡，縱使不認識客家話，光靠旋律便可讓聽者勞累的心安靜下來，靜靜聆聽大自然的旋律。

陳永洵前年到美國欣賞當地兒童合唱團的演奏，他有感而發地希望再次組織兒童合唱團。「我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兒童的發展空間是無限的。」他淡淡地說出這些話，眼神卻閃爍著期待，「這個兒童合唱團主要針對客家歌曲的部份，我希望用我的時間及空間，努力籌備這個兒童合唱團。」他總是竭盡力地做好每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



隨興而為創造動人音樂

去年（2008）陳永洵再次執起筆，為《一八九五》的片尾曲《義民》填上客家歌詞，也參與了演唱的部份。「其實也不是填詞，只是翻譯歌詞而已。」陳永洵因緣際會遇上了馬修·連恩，他們彼此在音樂上交流，一起創造出這首動人的歌曲。英語與客語拼湊的歌曲，聽起來毫不突兀，反而在電影《一八九五》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「我現在正在研究音樂及戲劇結合的創作，也在準備《河婆》音樂劇，這套劇想傳達的意思是希望把人與自然拉近在一起。」陳永洵眼中充滿著充滿期待的光芒。他不但熱愛大自然，更愛將大自然介紹給別人分享，「以前的溪水總是清澈見底，但是經歷時代的變化，再也找不到那清澈的溪水了。」他用手指比劃著，生動地把他童年所見的大自然細細地描述，「我要讓《河婆》這套音樂劇作為一個環境運動，告訴大家一個訊息：**Nature is in danger**。」在他眼神裡閃過一絲絲的感嘆，因為他再也找不到那童年時的大自然了。

陳永洵是一個隨性的人，他沒有特別在意客家身份，「每個人都是人，只要生活得高興便可以了。」他不会刻意去發揚客家文化，「只要隨意就好。」他不会把傳承客家文化作為一種責任。話雖如此，陳永洵卻在無意間，默默地把客家的元素呈現在每個人眼前。他的音樂創作，讓更多人對客家產生親切感，他彷彿就是從客家庄走出來的一個鮮明人物，與客家產生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
三千塊跟三萬塊 沒什麼不同

陳永洵的生活節奏總是很慢很慢，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到繁囂鬧市的印跡，彷彿他從來沒有接觸過都市一樣，總能散發出一股濃郁的、安心的、悠閒的味道。「我覺得三千塊跟三萬塊是一樣的，只能維持生活所需便可以了。」一般人聽到都會覺得驚訝，因為在這個物質主義社會中，金錢、權利、地位彷彿就成為了每個人一生追求的目標。

但陳永洵，卻是如此特別的一個人，他可以毅然放棄穩定的生活，也可以隨意放棄發展的機會，做他喜歡做的事，「想做便去做！」這一句說話聽起來很容易，很多人一生也做不到，但他卻輕易做到了。陳永洵曾經跟十幾個好友組織了一間公司，自己做老闆，然後一起創作歌曲。他沒有一般創作人的緊張，他喜歡的是即興而作，並享受著創作過程中的快樂。喜歡的時候就找唱片公司，發行專輯，讓每個人都能夠聽到他的音樂。他從來不會在乎薪水的多少，也不在乎地位的高低，只是致力於音樂的創作，不在乎世俗的目光，彷彿已到達很多人追尋不已的桃花源。

陳永洵認為很多人都像是背上了一個重重的包袱，把自己壓得透不過氣來，其實這個包袱都源於慾望。就像陳永洵一樣，只要把慾望減少，「我不必有一幢很華麗的樓房，也不必駕駛著高級的跑車，我只要有一台駕駛十多年的機車就夠了。」他這種超然物外的精神，似乎從他小時候就已經萌生了。

當問及陳永洵家庭方面的事情，「我跟太太早就離婚了。」陳永洵淡淡地說。很難想像陳永洵這麼愛家的人，卻有一段不圓滿的婚姻。在離婚之後，他的生活也沒有太大的變化，他沒有再婚，只是單純和他的家人與音樂一起走以後的日子。他一直努力地撫育著兒子，在他與兒子的對話中，他仍然會用他熟悉的客語，因為他希望兒子也能感受一下客家的氣息，可見他對客家的重視。在一個文化裡，語言必不可缺。陳永洵用他的音樂、童年以及語言訴說著對客家的那份情愫，無形中就讓更多人接受客家族群，用音樂打破不同族群間存在已久的隔閡。

▲TOP